

人间真情

## 手心里的温暖

○朱敏江

不论你的手是纤细灵巧,还是粗壮有力,当我们握紧拳头时,温度就会在手心里汇聚。有时当我们因担心或紧张而攥紧拳头时,手心里还会沁出汗滴,我想也许正因此,才有了“捏一把汗”这样的形容吧!

儿子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参加兴趣班,今晚难得和妻子两人手头都没有事,所以决定一起走路去接儿子。

街上路灯发着温柔的光,将我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。时值深冬,不时有一片两片树叶离开树枝,仿佛酒醉的蝴蝶,晃悠悠地飘落下来,脚底轻

轻触碰着树叶,发出“沙沙”的柔柔足音。接上儿子后,一家三口手拉着手朝着家的方向前行,其乐融融的画面,构成了一道温馨和谐的夜景。萧瑟的寒风裹挟着夜行的我们,寒意“扑簌簌”地直往脖子里钻,但手心相连的一家人,却感觉内心异常温暖。

儿子拉着妻子的手,像只快乐的小麻雀,这不由地使我想起小时候母亲送我上下学的情景。那时候我在离家两里外的镇上读小学,遇到下起倾盆大雨时,母亲就会一手撑着伞一手护着送我上下学。每一次,我从头到脚都是干干的,而

母亲的一只衣袖总是湿湿的,但就是这样一只湿透的手,却让我感受到了别样的温暖。

有一次,特大洪水漫过了通往镇上的大桥,但我不想因此而错过一天的课程。看着我无比期待的眼神,母亲就牵着我的手一处处去试探其他的道路,直到发现所有到镇上的路都被洪水阻隔后,母亲才牵起我的手迈向回家的路。母亲常年劳作的手虽然粗糙,但此时手心的温暖却丝毫没有减弱,我深知今天已经无法到校了,但沮丧早已被母亲手心的温暖所驱散。回到家,我便翻开书开始认真学习。

踏上工作岗位后,学生成了我工作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一次公开课上,一个平时胆小而又沉默寡言的孩子,在我的再三鼓励下终于站起来发言了。我趁热打铁,鼓励他说:“你的发言很精彩,老师相信只要每次都这么勇敢,你还会有更大的进步!”说完,我很自然地伸出自己温暖的手,紧紧握住孩子稚嫩的小手。他看起来神情有些紧张,但目光中却显出坚毅,稍一犹豫后,便用力地点了点头。

从那以后,我发现他变得越来越自信,不仅上课发言积极,而且还能上台参加演讲比

赛了。我也没有想到,这么一次看似极其简单的握手,居然换来了一个学生这么大的改变。原来,老师与学生鼓励性的握手,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。

从此之后,我再也不吝啬自己那看似不经意的一伸手。当孩子收获成功的喜悦时,我会和他们击掌进行庆祝;当孩子在困难面前踟躇不前时,我会适时地拍拍他们的肩膀,握住孩子稚嫩的手,送上最急需的鼓励。

我知道,手心是柔软的,也是温暖的,它可以传递真情,慰藉心灵,也可以传递鼓励,让人重新鼓起勇气,迸发力量。



放养的鸡 郭建生 摄

思绪点滴

## 个体幸福 无人能替

○春和

一天,我受小朱母亲的委托,要与小朱谈谈个人问题。小朱坐在我对面,倒是显得放松。我倒了杯茶给他,顺便问他双休日忙些什么?

“双休日在家玩游戏、看电视。噢,还思考工作。”

“工作暂时放放。你也该出去找女朋友了。”

“哈哈。我的个人问题好像不归你管。”

“我最乐意关心小辈的个人问题。给你介绍个女教师,各方面条件不错。”

“教师?我妈一天到晚要我与教师谈恋爱,没兴趣。”

“教师职业与你生肖相冲?”

“不是不想恋爱,是提不起神。”

“等有兴致了,我给你说媒。”

我们的谈话无果而终。

小朱今年三十出头,没有女朋友。他家三代单传,他祖父母等着四世同堂。家里给他准备了车和房,盼他早日结婚,可他谈恋爱的想法也没有。他妈着急上火,让我开导一下,催他尽快成家。我觉得个人问题旁人不来,一切随缘。可这小子真是不上心,我实在看不过去,结果还是碰了软钉子。

随后的一天,我有意搭他车外出。路上景色怡人,车上我又聊起他的个人问题。他把以前的事全盘托出。

他身体不太好,想找体贴的女孩过生活。5年前,他谈过一个女朋友,不是体制内的,家境比较普通。他们

很谈得来。小朱打算与她结婚,可母亲态度坚决:他应该找与其家庭相对应的女孩成家。他母亲不但强行阻止,还三天两头安排他相亲,弄得他特反感。

小朱自从失恋后,回家除了吃饭睡觉,不理亲人,不谈恋爱,不修边幅,不再欢笑。他以颓废抗拒家人。这种状况维持了一年多,他母亲败下阵来,甚至许诺:如果他愿意恋爱,只要是个正常人就行。然而,小朱在那女孩身上仿佛耗尽了所有的感情,活得像个塑料人,他母亲为此十分心痛和悔恨。

母亲干预儿子婚姻自古存在,如陆游与唐婉,焦仲卿与刘兰芝,在他们的爱情悲剧中婆婆充当着棒打鸳鸯的打手。前车之鉴,后车之覆,深刻的教训警示母亲们不要主导儿子婚姻,但还是有无数的母亲前赴后继去掌控儿子的感情。

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就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曾这样写道:你的孩子,其实不是你的孩子,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的渴望而诞生的孩子。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,却不是你的想法,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思想。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,却不是他们的灵魂。

当看到小朱孤独的身影时,我心里就在想,其母亲的初心是为儿子幸福,咋变成相互博弈、各自痛苦了呢?其实,简而言之的道理是,幸福是一种心灵感受,只有当事人自己体会,旁人无法替代。

当代生活

## 心胸被委屈撑大

○铁蛋

很多年前,我曾陪同师父去浙大玉泉校区讲课,他在课上讲到律所合伙人应有包容的心胸和善于合作的气质,要能受得起委屈,吃得了亏。那时,我初入律师界,经历有限,经验尚浅,对师父这番讲述理解得不深,只是记住了他的话。

多年后,当我成为律所最年轻的合伙人时,我渐渐有了固定的合作搭档,也有不少同事与我合作,同时我也开始培养更年轻的团队成员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会观察到年轻人身上的一些毛病,例如事后无反馈,犯错后不仅不表态反而找理由,甚至顶撞;向年轻人提了

有利于他的建议,甚至给他机会,他自己却无动于衷。

有时候,我会跟师父抱怨个别人的一些不当做法,偶尔还会倾诉一下委屈。一晚,他对我说:“一个人的心胸是被委屈撑大的,善于合作之人必得有包容的心胸。”我记下了他的话。

近日,师父带我打赢了一场标的额较大的官司,按照《委托代理合同》的约定,客户应当支付一笔效果律师费。师父让他的助理小吴与客户沟通相关的付款事宜。但小吴向客户催款的过程不是很顺,我们越来越陷入被动。客户有赖账的可能,若我们不主动,客户怎么会

“主动”付款?我有些着急,一面盯着小吴继续跟进此事,一面向师父“吐槽”小吴办事不够积极主动。

听完我的话后,师父对我说:“小吴平时做事还算积极认真的,这次催讨律师费,他也做了不少工作,只是你没看到。”

师父是要求严格之人,他肯定了小吴的工作表现,那小吴在催款过程中应该不存在懈怠的情况。接着,师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如果你对周边的人,看到的更多的是缺点,你与他们合作内心是会不愉快的。不愉快,你还要跟他们合作,是不是会勉强自己?”

我,再一次豁然开朗。

往事如歌

## 用三根弦 奏完自己的歌

○林樾

在我的朋友中,胡君是个个性鲜明、酷爱读书、很有学问的人,是我们这代人的榜样。他一生际遇也颇为坎坷,值得说道说道。

跟胡君认识时,我们在同一家工厂,他在财务科,我在车间。一次,我去他办公室,发现墙上挂着一书法条幅:“用三根弦奏完自己的歌。”我问他:“这字是你写的吗?这句话蛮有意思的。”他不说什么,只是笑着点点头。我越发惊奇了,因胡君手上受过伤,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被截肢,想必他是用虎口和拇指根部夹住笔写的。

后来我才知道,他的受伤致残是救火而引起。他比我大两岁,17岁就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。一次仓库失火,他和同伴们奋不顾身冲进火场抢救木材,一根燃烧的原木重重地砸中他的右手。因两根手指残疾,他被兵团“病退”回杭,进了我们这家塑料厂。

我对他既惊奇又佩服,就经常往他财务科跑,加之当时我俩在读夜大和电大,学的都是中文专业,很快就成了好朋友。我们一起读书讨论,一起在钱塘江边晨跑,这时他才向我吐露:“一般乐器都有四弦、六弦,用三根弦弹奏是极难的。我手残了,但心灵和头脑是完整的,我要向命运挑战。”说这话时是上世纪80年代,我们都是20多

岁的小伙子。

有一件小事颇能体现他的性格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杭州市办起了许多职工夜校,为被“文革”耽误的青工进行文化补课。我和胡君也先后成了夜校教员。一次上课时间已到,但负责开教室门的校工迟迟未到,教室外已聚集了几十名青工,胡君等不及了,怒而猛踹教室门,打开电灯,准时上课。待那迟到的校工赶到,又被他狠狠地训了几句。但第二天,他便主动叫来木匠,自己掏钱修好教室门。

时间进入了上世纪90年代,一夜之间,工厂合并重组或倒闭,我们厂也不例外。在工厂关闭前,我们曾有一次深谈。我问他有何打算,他沉吟良久,抬起头来,眼里是坚定的神色:“既然做工不成,那就换一种行当,去考律师。”

律师考试即使在现在,也是资格考试中比较难的。当时胡君已30多岁了,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。胡君凭着坚强的意志,拿着微薄の下岗补贴,3年后竟被某律所聘为律师。

由于种种磨难和经历,当了律师的他并不很看重钱,而是追求公平、公正,颇有点行侠仗义的味道。

在我眼里,胡君是个有追求的聪明人,活的真实而通透。愿他今后活得开心。

行走随笔

## 难忘毛垭草原

○翁筱

选择去川西线旅游,是为了“世界高城”理塘;想去看看理塘,是因为仓央嘉措的那一首情诗:“洁白的仙鹤啊,请把双翅借给我,不飞遥远的地方,只到理塘就回。”

到达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的理塘,是在江南“烈日炎炎似火烧”的8月,而海拔4000多米的“世界高城”正处在姹紫嫣红的春天。在藏语里,“理”意为“铜”,“塘”为“坝子”,“理塘”也就是一个“广阔坝子有如铜镜”的地方。

这座面积达14300多平方公里的“世界高城”,被金沙江与雅鲁江包围着,无量河、那曲河、桑多河、热依河、白拖河等11条河,每条河又由无数条支流组成,一起注入两大河流;整个版图确是一面硕大无比的铜镜,映照着令人神往的格聂神山和毛垭大草原。毛垭草原原绵延在海拔3800米至4500米的沙鲁里山中段,国道318线沿着草原北部穿行数十公里,一直延伸至高大的海子山脚下。一踏入草原,视野便立刻变得无比开阔,8月的草原尽显苍翠,到处流动着醉人的绿色旋律。

不知不觉来到河边。我不确定这条河是无量河支流中的哪一条,但我敢肯定是这辈子见过的最迷人的河流。河的左岸坡度陡峭,右岸平缓,河床蜿蜒而行,河水缓缓挪动,轻拍着岸边的水草,几只小鸟在其间上下翻飞,增添了河曲的柔美;草地上盛开着无数叫不出名的野

花,那就是格桑花吗?她就地打了个滚,沾得一身花香;清澈的河水倒映着蓝天白云,给人一种天地倒悬的错觉。坐下来,抬头望着宝石般湛蓝的天际,大朵的白云姿态万千,热情而柔和的阳光忽而从云的缝隙间射下来,一束束粗细不一的光柱,好似一幅油画。我感慨这壮阔豪迈、如诗如画的天然之作,这其中蕴含着的某种生命的符号,让我想起的自然还是仓央嘉措和那首情诗。

仓央嘉措一生从未到过理塘,但这首诗把仓央嘉措和理塘紧紧联系在了一起——因为一位叫桑洁卓玛的姑娘,理塘成了他心灵深处最伤感的地名。

正遐想间,蓝天白云变成了火烧云,一会儿又逐渐变黑,大有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之势,随即小雨就迎面拍击而来。我急忙从河边赶回集合地。天黑沉沉的,广袤的草原就我一个人在仓皇奔跑,时间是那么的漫长,而我却是那么的渺小。回到集合地,雨开始慢慢变小直至放晴,一道瑰丽的七色彩虹,赫然悬挂在前方的天空。大自然的恩赐给予我莫大的惊喜,嗅着雨后草原的清新,感受着大自然的变幻与多姿,一扫刚才乌云压顶时的阴霾与迷茫。

难忘毛垭草原,难忘那美的律动,那生命的变奏。人生旅程不也是这样么,不可能没有坎坷崎岖,不可能不经受泥泞风雨。路上的风景,永远只属于在路上的人。

感悟人生

## 你不就是你吗

○王珍

最烦两种人,一种人自以为是,仿佛全世界人民都应该认识他,不认识他的人简直就是不可饶恕的井底之蛙;还有一类人自以为人脉极广,仿佛全世界有头有脸的人他都认识。老是拍着胸脯打保票,什么事他都可以找到人搞定的样子。

记得歌星韩红曾自曝被人“不认识”的糗事,很是意味深长的一个段子。和许多人一样,成名后的那种心态变化,韩红也曾经有过。她坦言,自己变化的不仅是眼镜的颜色越来越深,而且走大街上,有一种趾高气扬的感觉。

而真正触动韩红,让她觉得应该反省自己心态的,是一位看公共厕所大妈。有一次,韩红去看电影,买完票后想上厕所,看到厕所就径直冲进去。没想到边上一大妈喊了一声:“掏钱!”未带分文的韩红一

个劲儿给大妈解释自己没带钱,能否明天再送过来,可人家大妈根本不鸟她。

韩红说:“我是韩红。”大妈反问:“什么韩红?韩红谁呀?”韩红只能解释:“我是歌星韩红啊!”大妈依然说:“甬跟我扯,拿五毛钱!”韩红只能回去取了五毛钱。

很为这位让韩歌星触霉头的大妈点赞,不管她是不是真的不认识韩红,公厕门前就该人人平等。不管你是什么明星大腕,在你自己的舞台上有什么事只管唱罢去。厕所门口你什么也不是,就是一普通的如厕者。

不要动不动就来一句“我爸是李刚”,还不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?该有的牢狱之灾还得承受,嚣张的气焰并不能提供违规的特权,只能附加把名爹一起拉下水。

有名也好,有权也罢,其实

在大千世界中,你不可能时时处处光芒四射,即使是宇宙中独一无二太阳,也会有阴晴晨昏的轮回。所以,平常心才是真正的立世之本。

我说这些,并不是怀一颗酸葡萄心刻意打压大咖权贵,而是想提醒占人类绝大多数的平常人,更要安于平常。只要不安于平庸,碌碌无为,认真地做好自己,你就是自己的小宇宙。常常看到一些人,自己既没什么惊世的容颜,也没有横溢的才华,更没有高尚、有趣的灵魂,却热衷于和各种大佬攀附关系。成天只知道追着有钱人恳求:“土豪,我们做朋友吧!”土豪只要不是一傻子,就会问:“我为什么要跟你做朋友?”

你替人家洗车、拎包,打扫家里的卫生吗?土豪如果真需要,就会说,可以啊,但你

是我的保姆,不是朋友哦!所以,你自己没有实力,自身没有达到更高层次的时候,跟不在一个平台上的人高攀,永远都成了不平等的真朋友。朋友如爱情,光是单向的追求,即使得到也不会太牢靠,只有旗鼓相当、互相吸引,才是交际之道。

这年头,谁还不认识几个名人?因为网络时代,他们的名字耳熟能详,他们的面孔出镜频繁,他们的故事在江湖上流传。即使是名人认识你,喊得出你的名字,那也不一定稀奇。说白了,你还是你。

说到此,不得不点一下有不少杭州人,总是喜欢拿马云说事,好像和马云有着千头万绪的热络关系。不由地想起了一个人——马来法,他才是马云的亲爸爸。这位浙江省曲艺家协会第四、五届主席,自1999年7月退休后,一直在

从事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项目的保护工作。我因为编辑“非遗”丛书《象山唱新闻》,和他打过交道,他是该书的审稿专家。当时他正因为生病做过大手术,但还是让我把书稿送过去,说,不看一遍终究有点不放心,并答应尽快看完。后来,他仔仔细细地写了很详细的审稿意见,很值得学习。

每年体检时,马来法照样规规矩矩和大家一起排队。有眼尖的人认出他,问他是不是马云的爸爸,他总是一本正经地回答“不是”,然后快速把话题扯开。而他的许多老同事一直记得,当年马云高考落榜时,他带着儿子去求人:这是我儿子,能不能给个踏三轮车送杂志的活儿……

我觉得马来法的人品高贵,不是父以子贵,而是贵在自知之明。